



年轻时期的程不时，闲暇之余喜欢演奏小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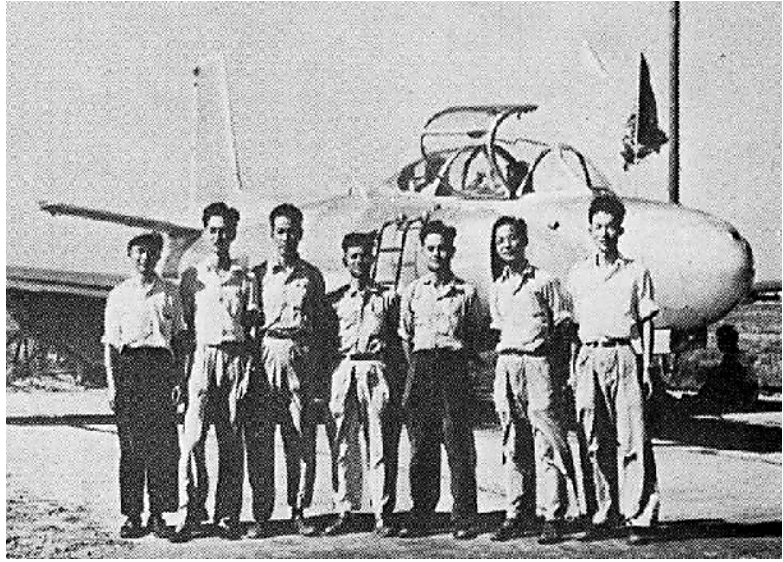
# 程不时： 航空强国，永不放弃

编者按：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七十载航空路，程不时将一生的智慧、热血与坚守，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通过照片，让我们一起致敬、缅怀这位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的优秀代表。



程不时与他亲自参与设计的“运-10”合影。



沈阳飞机设计所成员与“歼教-1"合影。从左到右：陆孝彭、叶正大、徐舜寿、王江青、程不时、顾涌芬、汪子兴。



“运-10"飞机经过长江上空时，试飞机长王金大(右)与程不时在机舱中交流。



程不时在C919首飞现场。

声声回响

## 『要开拓，要创造，要开出新天地』

程不时的父亲给他取名“不时”，是希望他不赶时髦、不追时尚，老老实实做事，并勇于创新开拓。他做到了。他的一生便如他名字的寓意一样，以梦为马，信仰引航，一步步坚定地走出自己的天地。程不时生前在不同公开场合说过很多话，如今看来，依然滚烫。《大飞机报》特此摘录，以缅怀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奋斗一生的开拓者。

“用木头的骨架，糊了纸，通了灯泡。很多参观群众看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一个条幅，后面一盏很大的飞机灯，就向我们高呼：‘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祖国设计出飞机’。我当时就在飞机灯旁边，听到这种呼声。这个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第一天的晚上。”

“我们当时所抱的一种设计原则，实际上就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1958年我们设计的第一架飞机起飞了，两年之内有4架是我做总监设计，那个时候很欣欣向荣。”

“我一直认为中国要拿住知识产权。而且高科技也是等不来的，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能期望国外给你。”

“我认为，C919和‘运-10’是连续发展中间的两个链条。‘运-10’研制的时候，连‘运-10’的铆钉都在上海成立了厂。当时我们创立一个产业的想法是，要建金字塔必须下面打好基础。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利用世界市场上的条件。现在发现最重要的是上面那个。波音不做铆钉也不做发动机，所有设备都是全世界采购的，但是他有本事来集成。C919的主制造商是中国商飞，制高点要拿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

“我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自行设计的飞机，从高速、超音速到大型客机的研制过程。我感到非常荣幸，赶上这个历史时代。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建一个墙，外面的水涨起来，中间活着。但是那样的话，这条路是越走越窄。非常重要的，其实是走人类共同发展的道路。”

“我非常建议年轻人要想办法开发你们的右脑，我们一般的应试教育强调的是左脑，可是你学艺术，学开阔一点你们视野的，可以提高你的创造性，这将为你们人生开拓很大的局面。”

“我们对年轻人也寄予很大的希望，确实是一代一代的人往前始终推着我们的民族前进，希望新一代的人能发出更大的动力。我希望不要只是单纯地继承，你们要开拓，你们要创造，要开出新天地，要有一点雄心，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 怀念程不时先生

□ 何志庆

4月12日，忽闻忘年之交程不时先生于凌晨驾鹤西去，一时无言。原本期待能在不久后组织的C919飞机体验活动中，与程老再次相聚，未曾想这一期待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我与程先生都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科技部国家大飞机战略研究课题组专家成员，昔日共同为事业奔波的场景历历在目，久久不去。回想当年程先生为祖国大飞机事业奋不顾身，那句“中国一定要搞自己的大飞机”仍回响在耳边。

2000年夏，亮马河会议上，程先生面对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容自信地从科学规律着手，指出：“按材料力学的平方律、立方律，大飞机不可以小飞机结构放大，而应有大飞机自身结构实现方式。通过‘运-10’的研制，我们已经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大型飞机研制能力，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规律。”可谓一语破题。

2000年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运-10”首飞20周年纪念活动，程先生以“运-10”副总设计师的身份向在场的两

弹元勋、资深院士们汇报，“‘运-10’飞机是完全自主设计的。我们通过试飞和7次进西藏执行运输任务，证明了这是一款安全可靠的大型客机。”这次活动再次点燃了大家自主研发国产大飞机的希望。

2001年冬，在第159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对于干线客机立项与否的讨论持续了两天，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两天的会议中，程先生竟一言未发。次日清晨，我与先生相约香山宾馆的咖啡厅。他告诉我，这次会议是此生所见最激烈的观点碰撞，以至于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当讨论到中国大飞机未来的发展时，先生以人生体会真诚相告，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大飞机战略的抉择必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2017年C919首飞成功，我们二人相扶于欢呼的人群之中，眼里充满了幸福的泪花。望着首飞归来的C919，竟开心得不知从何说起。次日，友人转发给我一张新华社记者拍摄

的照片，照片中我俩相视而笑，高兴得像孩子。我想这位记者无论如何不会明白，这份笑容来得多么的艰难和不易。

听闻程先生是在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的伴随中安详离去的。先生素来深爱贝多芬的音乐，尤为喜爱《英雄交响曲》。此时此刻，我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内心深处深深呼喊：“先生之痴，先生之乐，先生此生为中国大飞机事业而生。”

先生曾说：“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如今，越来越多的C919已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中国大飞机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先生在《春天奏鸣曲》中安详仙逝，一生梦想已然成真，此生无憾矣！

写于2026年4月15日凌晨

作者原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研究员，曾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专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组长助理

## 他用热爱抵过岁月漫长

——“90后”大飞机青年对“30后”大飞机总设计师的缅怀

□ 范潼

2017年5月5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伴随着引擎沉稳有力的轰鸣，首架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大型客机腾空而起。彼时，激动的现场，一位满头白发但身姿挺拔的老人正抬头深情凝望天空中那渐行渐远的矫健身影，眼角是藏不住的泪花。

这位被现场媒体镜头铭刻进大飞机事业重大历史瞬间的老者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设计研发领军人物之一的程不时老先生。

借着采访的机会，我有幸与程老有过三次短暂的相见，虽然见面时间都不长，但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初见时，他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是一位严肃冷峻的设计大师，更像是一位温和亲切、心怀热爱的长者。在他简陋的家中，墙上和桌子上都是各式飞机照片，角落里是不同型号的飞机模型。谈起这些，他总是目光炯炯，兴致盎然。

采访中，他也时常轻轻握着老伴的手，温柔而自豪地说：“我太太也是大飞机设计师，她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可以聊很多关于飞机的事情，当然，也不总是聊这些。”相濡以沫的深情，在不经意间流露。

采访间隙，他将点心分享给在场的后辈，还带着几孩子气，趁人多尝了几块医生叮嘱要少吃的绿豆糕。问答之余，他有时还兴致所至，拿出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一段，曲子还是那首最常演奏的《我爱你中国》……

“你们来看这个。”第一次与程老见面，他指着电脑屏幕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的提灯游行影像资料，“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求学的程不时与同学们一起制作了一架巨大的“飞机灯”来参加庆祝游行。就这样，这位湖南青年的梦想开始与新中国的繁荣强盛之路同步。

当话题从书桌上的模型与照片转向那些已飞上天空的飞机时，他的话也变得更加清晰有力。

“歼教-1”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1956年，26岁的程不时承担起了总体设计组组长的重任。1958年7月，“歼教-1”成功试飞，新中国航空工业迈出宝贵一步。

如果说“歼教-1”“初教6”等是起步的锋芒，那么“运-10”对他来说则是一生慷慨悲歌的征程。1971年，程不时南下上海，投身新中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研制。

作为负责总体设计的副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探索计算机辅助设计，开发多项应用程序，推动我国飞机设计方法的现代化。他主持的相关成果与试验方法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也为中国民航设计奠定了基础。

1980年9月，“运-10”在上海大场机场成功首飞。“上千人目睹了当时首飞的盛况，我直到今天也无法平静地叙述当时的感受。我只能说，能亲自将依靠本国力量创造出的有史以来我国最大的飞机送上天空，那真是一种难忘的体验。”回忆起40多年前“运-10”首飞，他至今仍然难掩激动。

此后，中国大飞机进入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他跟战友们一道依然坚守内心热爱，为“中国一定要造自己的大飞机”奔走呐喊。2007年，我国大型飞机重大科技专项终于正式立项。2008年，承担着几代国人大飞机梦的中国商飞公司在浦江之畔成立，耄耋之年的他作为咨询组专家再次投身国产大飞机研制。

他关注着C919的每一次进展。犹记得他坐在电脑前，向我们展示自己精心收藏的关于C919的一个个重要记忆。“我专门有一个文件夹放C919的报道和图片，每一篇报道我都收集起来，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从清华航空学子到新中国航空工业人，从“歼教-1”到“运-10”再到C919，他用七十载的梦想、热爱、坚持，守护见证并参与了这个伟大民族梦想的崛起，用一生践行了航空报国、永不放弃的精神，必将引领一代又一代心怀梦想的航空人勇攀高峰、砥砺前行，续写大飞机事业的崭新篇章。

□ 钰宸

4月12日早晨，我正驾车在路上。接到电话，眼前模糊。

春节前得知程老肺炎住院时，便有隐隐的担忧。

与程老结缘，始于2015年深秋。彼时，我刚加入中国商飞，满心都是对“大飞机”这三个字最滚烫的憧憬。11月2日，C919总装下线，在祝桥总装厂房那片巨大的红幕前，空气里鼓荡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期待。就在那人头攒动、群情激昂的时刻，我的目光，被一位老人牢牢抓住。

他站在人群中，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一身挺括的黑西装、白衬衫，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后来才知道这身行头是公司一群青年同事帮他买的)。当红幕拉开，萌萌的C919初露机头，阳光洒在它流线型的机身上，雷鸣般的欢呼响起。老人脸上漾开了一圈微笑的涟漪。

我们的情谊，在2020年后逐渐深厚。工作需要或春节看望，多次登门拜访。在那个摆满飞机模型、弥漫着书香与旧时光的客厅里，听他缓缓讲述一生。从战火纷飞中萌生的航空梦，到考入清华航空工程系的意气风发；从参加开国大典的心潮澎湃，到亲手描绘“运-10”图纸的日夜不辍……他聊起中国大飞机之路的筚路蓝缕，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现在是发展大飞机最好的时候”，他望着我，眼睛里有殷切的火苗，“一定要格外珍惜”。

窗外的春风，依然会年复一年地吹过。只是从此以后，每当春风拂面，每当看见国产大飞机划过长空的英姿，我们都会想起他，以及跟他一样的这些航空前辈们。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段最执着的航程，将坚韧、热爱与期待，如种子般播撒进泥土。如今，种子已破土成林，而他们，已与每一缕春风、每一片展翅的云融为一体。

一段最执着的『航程』